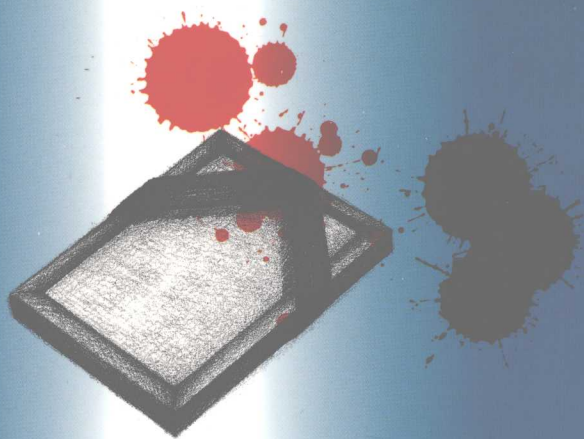


從我血液中流過的

文學風情 85



心靈不再為別人創造的虛幻世界而迷醉，
它伸出執拗的手指，
拚命要將關閉於內的一切挖掘出來；
要流血就流個痛快，
反正生活中本來就有血，
反正生命總要由此走向成熟……

周佩紅◎著



文學風情 85

從我血液中流過的

周佩紅◎著



從我血液中流過的／周佩紅著．--初版
．--臺北市：業強，1995[民84]
面；公分．--(文學風情；85)
ISBN 957-683-347-7(平裝)

855

84008697

文學風情
85

●著者

周佩紅

從我血液中流過的

●出版者

業強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

電話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二(代表號)

傳真：(〇二)三〇四三一五三

郵撥：〇七四三八二一九 業強出版社

●發行人

陳春雄

●執行主編

阮毓琪

●責任編輯

周妙齡

●美編

潘俊傑、王月霞

●發行

發行中心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2樓

電話：(〇二)二一八三五六五(代表號)

傳真：(〇二)二一八三六一九

●法律顧問

蕭雄淋律師

●排版

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●出版登記

局版台業字第3220號

●定價

新台幣一八〇元整

一九九五年九月初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缺頁，請寄回更換

ISBN 957-683-347-7

永遠的誘惑（代自序）

我常常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，攤開稿紙或打開書本。窗外是墨色的天空，綴著一些亮星。漸稀的卡車聲終於在街盡頭沈落的時候，時鐘的邁步就轉換成心的律動。我看見心裡有什麼在逐漸升騰、活躍，排列組成各種新鮮的樣子。我聽見它在正常的心律間低徊縈繞，拍打我的胸膛。它奔突。它把我從書桌前端正的坐姿裡分離出去，讓茫茫星空接過我，然後將我拋得遠遠。

也許稿紙上多了些什麼，也許不。寫下什麼和獲得什麼並不很重要。重要的是我能常常這樣地被分離，去遨遊另一些世界，為文字、經驗和想像的宮殿所誘惑。

宇宙如此之大，每一種緣分都不可邏輯地推敲。這滿天星星裡，我知道哪一

顆是屬於我的嗎？

聽許多人侃侃而談過，那情景便比親歷過的還要具體熟悉，在夜涼如水的場院上置一竹榻，被母親或祖母柔軟的手臂環擁，女性的娓娓話語流瀉出牽動人心的神祕氣息，加上美麗的傳說在星光下縹縹緲緲，文學的火花是必定會在這美妙的時刻燃爆於心的……

可惜我沒有這田園詩般的童年記憶。零散朦朧的印象只是些扯碎的霧片，在我幼年的天空中懸浮。大人們早出晚歸，匆匆地說些似乎不很輕鬆的話，匆匆地對我俯身笑笑，掙一掙我的頭髮和面頰。他們的眉眼模糊不清，嗓音過早地瘡痍。值得抒情的場景幾乎沒有，卻有值得咀嚼的大片忙碌的內容。當我讀懂他們的時候我已成年，同時我也就讀懂了那個年代裡普通中國人軌迹雷同的生活和心態。

母親在作少女時倒是喜歡寫點什麼，投到報章上占據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位置。這是她進入老境之後才告訴我的。經歷了那場不可想像的劫難之後，她的思

維已明顯遲鈍，話說得很慢很吃力，但是一丁點兒「文學」的舊績卻使她眼睛發亮。

因此我總相信，文學並不是一種遺傳基因。至少對我不是。

清晰的是那些嶄新的書的稜角，筆直方正有如刀刃。封面沒有折痕，書頁上沒有手翻動過留下的污印，書就這樣緊緊關閉著，把不爲我知的另一些世界關閉在裡頭。

清晰的還有一本本新書接觸桌面時發出的響聲，沈悶而有分量，彷彿允許我可以洗乾淨手第一個翻看。從此我就習慣了淨手虔誠地對待印著文字的紙。不曾被人翻過的新書尤其能引起我莫名的欣喜和期待。

我得感謝母親。那時她正兼任醫院的圖書管理員。在認真對付了顯微鏡下形形色色的病菌和細胞之後，她去書店購書，纖細的手臂提著一摞摞沈重的書回家做卡片。

關閉著的新書如魔法師的盒子一樣打開了。我遇見了什麼！神奇的套鞋套到

了我的腳上，身子輕起來，如一片羽片隨風飄遊。夜鶯啼囀。死神巨大的黑翼從頭頂掠過。美人魚掀起的大浪把我淹沒。洋蔥頭們的戰鬥忽然在巨鯨血紅的腹腔內展開。笑面人永不能合攏的大嘴對我咧開。儘管只是表象，這世界已奇妙得寬廣得令人感動，驅使我一本又一本地把書翻得飛快。

而世界在我少年的腳下也是奇妙寬廣的。我去少年宮學做航模飛機，然後用一根長牛皮筋將它彈射到大草坪上空，等著領獎。我去養鴿子、去唱歌、跳新疆舞，還可以大言不慚地在班會上說：長大作個科學家。文學書籍帶來的興奮，只是其中一種。它也許算不了什麼。每個孩子都會對未知的世界充滿幻想和興趣。文學是潛藏在每個孩子體內的素質。在文學面前，孩子們平等。

讀六年級的時候，有一個晚上，我得到一本《牛虻》，是舊書，包著皺巴巴的牛皮紙，書頁微微泛黃。書裡有插圖。我已學會躺在牀上看書，居然也沒患上近視。那一個晚上驚心動魄。我走進這本書，就再也不願出來。那裡有水花一樣潑濺在濃密樹牆上的白色花朵，溫馨的談話就在樹下進行。那裡陽光炫目，瓊瑪

對著陽光打了「叛徒」亞瑟一記耳光。聖像被砸碎了，「嘭」的一下，原來這麼容易。牛虻回歸，鈕孔裡插一朵花。雜耍場，哄笑聲如鞭子一般在頭頂呼嘯。南美的熱浪陣陣逼來，我覺得透不出氣。人的意志原來可以這麼堅強，人的感情原來可以這樣豐富，人生原來可以這樣充滿苦難卻又美麗輝煌！當我聽到擊倒牛虻的槍聲尖利地響起時，天已濛濛發亮。心兒不知為何在這一時刻跳得咚咚響。合上書我仍那樣躺著，聽自己的心跳聲，沒有絲毫倦意。

有什麼在悄悄覺醒。是什麼呢？卻至今都說不清。這個夜晚一直頑強地駐留在我的記憶中，也許它真的很重要！

傾聽心靈，自己的，別人的，從此別無選擇。就像從城市到農村別無選擇一樣。

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是怎麼一回事，「運動」的龍捲風就把我拋到鄉村的泥土上。但大片大片的陽光和風雨湧來了。月光把土屋、草垛和遠山的粗糙輪廓描得柔和迷離，夜色無限地延伸鄉野的疆域。這裡的確是廣闊的天地，在它白天的繁

忙和夜晚的沈寂中，思緒可以上天入地，任意遊蕩。沒有人管你心裡發生的事情。

我想了些什麼？想農村裡那句奇怪的問候語「吃過了」？想鄰家大嫂栽秧時哼唱的山歌調爲何那麼迷人，回到空蕩蕩的家眼睛卻爲何一下子黯淡？想暴雨沒完沒了地下，會不會使我棲身的小土屋變形倒塌？還是想遙遠的城市裡，衰老的母親怎樣在批門口號中捱日子？

挑擔時怕身子扭得太厲害，變成和村姑一樣的羅圈腿。怕長久的彎腰薅草，永遠只看到眼前的泥水和工分。怕疏遠了書本，眼神也如村人那樣愚鈍無光。腳已經踩在現實的泥土裡，心卻被衆多的恐懼放飛。帶來的書一本本全翻得又髒又爛，——已經顧不得洗乾淨手。把機耕道想像成繁華擁擠的涅瓦大街，把前來串門的鄰隊知青想像成「青年近衛軍」中的優秀分子，而自己穿上了薄呢裙和麂皮鞋，正準備出去爲崇高的事業祕密接頭。炊煙在黃昏暮靄中升起，直到夜色籠罩。其實什麼也沒有發生，除了一次醉醺醺的聚會。單調乏味的插隊生活不真實了，真實已無可尋覓。

又有什麼是真實的？父親死於自殺，是真的嗎？但你並沒有親眼見到搖晃欲倒的高樓和殷紅的血，你只從造反派頭頭冷冷的嘴唇裡聽到這個冷冷的宣判。鑼鼓喧天紅旗飄的月臺，列車上一張張爬滿淚水的年輕臉龐，有哪一樣才是真實的？稻麥金黃，紫雲英開得燦爛，而貧瘠的冬日和饑荒的春季一再來臨，真實的是否永遠這樣輪回無定？

心不再為別人創造的虛幻的世界而迷醉。它伸出執拗的手指，拚命要將關閉在裡面的自己的東西挖掘出來。要流血就流個痛快，反正生活中本來就有血，反正生命總要由此走向成熟。

我和自己交談，默默地，白天和黑夜。在玉米地裡鋤苗的時候，農人絮絮叨叨的家常話忽然就嗡嗡嘍嘍遠去，而心裡的對話聲愈益清晰。油燈嘖嘖啪啪地爆出燈花。心問了些什麼，心又說了什麼，我已記不清楚。從那時起我就被分離了。恐懼一點點化為青煙。

文學不是避難所，但文學確曾接納了騷亂不寧的我的心。炎熱的夏午，我只能奔向涼棚，即使它只是茅草搭建。

那時候的某一天我開始寫作。這或許是長久自我對話的必然結果。心必然要走向筆端。

沒有命題也不列提綱。沒有詩就創造詩，沒有美就創造美。我寫下分行有韻的文句，我以為那是詩。紙和筆將心靈的聲音現形並且固定下來的剎那，有一種奇妙的快感傳遍全身。也有更多的遺憾，因為心靈總是走得比筆尖快而且飄忽又不易捉摸。然而，用筆捕捉心靈的過程使我深深地著迷。

在我後來當了鄉村教師的日子裡，差不多每天都要寫，將紙鋪在泥砌的講臺上寫。衣衫襤褸的小學生們從教室裡奔出去，一片「放學嘍」的歡呼搖晃了粉紅色的桃林，帶給我近乎悲壯的震撼。爐膛裡，火苗帶著詩的韻律搖曳，使我忘卻一切，甚至忘卻飯鍋燒焦的糊味。傾訴是一種心靈需要，感覺和體驗是一種生命存在的過程，寫作則是一種誘惑，一種令人著魔的遊戲。

心靈走到了筆端，手把心輕輕握住了。我怕放開後，就再也找不著自己。

當城市、溫情和所有的機會都拋棄我時，文學不曾拋棄我。

寫作有什麼用處？幾乎沒怎麼想過。那時最有實際用處的，是燒鍋的柴草、飲水、糧食、工分。上調則需要強大的物質攻勢和別的本事。文學兌現不了它們中的任何一種，但它給我的快樂無與倫比。

那些「手稿」，有些揉成紙團扔了，有些留了下來，最得意的一些整整齊齊地抄在一個黑硬面道林紙的大本子上，連同我抄錄的名人詩作，送給一個要好的知青了。我不知道他後來是否保存了它。也許那並不值得珍視，那些幼稚的思想和語言。值得珍惜的只是那生命迷離朦朧的昇華，它可以是另一種愚蠢或者可笑，但它在我心中。

已經不記得那些日子的具體內容和過程。自文革中得知父親的噩耗以後，即刻升起在眼前的巨大血紅的色團就模糊了所有的細節枝蔓。那天他被造反派帶走離家時，穿了什麼衣服，怎樣的表情，天黑沒黑？下鄉第一天，公社幹部關於我的出身說了什麼話，使得大家看我像看怪物？白天怎樣過渡到黑夜？麥子何時返青、孕穗？日子太重複，敘述的能力和記錄的價值被我所忽略。片斷的印象連綴

其中，而那永遠都成不了小說。一九七七年冬季我走了三十里地去縣城報考大學，從考場出來，幾個素不相識的知青考生踩著寒風和我對答案，然後問我：你報的什麼專業？厚厚的白雪掩蓋了我印在農村的最後一行腳印，我去讀中文系，我的志願。我不能沒有文學，即使一輩子寫不出一部小說。

坦白地說，除了文學之外我還能選擇什麼？「上山下鄉」時，我連初二都沒有讀完。這是不幸還是幸運？我仍說不清楚。但我並不為這命定的選擇感到悲哀。

這也是命定的緣分吧。不然畢業後我在那個教育研究室幹得好好的，為什麼忽然就覺得不對勁，就當了文學編輯？

文學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和精神軌迹，而且還在繼續改變下去。它嚙咬我的感覺神經，使我永不能平平靜靜一無所思地看完一部電影，或度過繁忙而平淡的一天。它迫使我抓住轉瞬即逝的時間，去思想、感受、體驗，進行語言和想像的實驗。它使我本能地遠離現成的方式和結論。它撕下漫天飛舞的聲音、色彩和意

義的符號，誘我不停地捕捉。它讓我對自己的淺薄愚蠢充滿懊喪和羞愧，折磨我，繼而重新燃起我追求的自信。它是我自己找來背負在身的十字架，令我時時感到它的重壓，一旦失去卻又頓覺那種生命中不能忍受之輕。它已成為我思維和生存方式的一部分，像血液一樣流入肌體。即使有一天，我不再寫那些被稱作散文和評論的文字，不再幹文學編輯這一行，我想文學將不會棄我而去。這是一定的。它對我的誘惑，就像我對生命的嚮往一樣，永遠不會消失。

目次

永遠的誘惑（代自序）

1 你不知道那一切是否真的存在過還是僅僅出現在夢中

無名街角

2

夜雨滂沱

7

心有靈犀

1
2

空巷

2
3

呼喊

3
1

2 假如生活不是這樣而是那樣爲什麼不呢

虛構

3
8

認識羅丹

5
0

夢或非夢

5
8

假設的迷宮

6
6

城市的聲音

7
4

無限循環

8
1

3 那是爲其自身而存在的那也曾照耀了我的生命

擁擠和獨處

8
8

關外

9
3

愛物

9
8

寧靜

1
0
6

天賜

1
1
2

我聽到了藏歌

1
1
9

4 記憶如篩記憶一再地挽留它們

從我血液中流過的

1
2
6

今生今世

1
4
2

漂浮島

黑水

我和散文（代跋）

1
6
1

1
8
1

1
8
8

